桃园行

桃　园　行

大众日报編輯部編

山东人民出版社
一九六二年·济南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散文集，編入我省作者近年来发表在《大众日报》《山东文学》等报刊上的散文二十六篇。这些作品，有的描繪了山河新貌，讴頌了祖国建設者的豪迈劳动和宽闊情怀。有的充滿深情地講述了老区人民在战爭年月里的悲壯的故事。反映部队生活的几篇，着力刻划了人民战士的崇高形象。另一些作品，則拾取生活中某一些平凡的音响、某一件細小的事物，深入挖掘、反复体味，探索了生活的哲理、时代的詩情。

桃 园 行

大众日报編輯部編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）
山东省書刊出版業营業許可証出001号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　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

*

書号：3779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・印張4 1/8・插頁2・字数81,000
1962年11月第1版　1962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—4,100

統一書号：10099・911
定　价：（7）0.38元

目　录

桃园行 …… 鲁灵光（1）
种瓜不得瓜 …… 沅　君（7）
沂河春深 …… 苗得雨（11）
冶源漫笔 …… 聂章迪（16）
四湖行 …… 牟崇光（22）
訪蒲松龄故居 …… 王家森（26）
孤島漫步 …… 划　子（30）
一絲銀发 …… 符加雷（37）
一篇沒写完的日記 …… 王秀桐（41）
枣　树 …… 林　毅（47）
酒的故事 …… 丹　丁（51）
搂点儿 …… 于　德（56）
牡丹乡漫步 …… 許　平、王振华（61）
东汪子行 …… 丙　南（65）
灯 …… 张相林（72）
秋染沂蒙 …… 冰　夫（75）

海　猎……张　岐（82）
海　情……丘　勋（89）
曲曲菜的故事……邵勇胜（94）
跟　会……王世虎（99）
葦……张九韶（103）
“了不得”……杜　梨（106）
十年树木……吕曰生（110）
鸠　鸟……叶　楠（118）
最大的感情……赵　鸢（121）
眼　睛……邵建明（126）

桃园行

鲁灵光

春郊的杨柳发着新綠，醉人的南风迎面吹拂，下午三点我們从济南出发，沿着去肥城的公路前进。汽車行两小时到肥城县城，再南行三十里，繞过一带丘岭，便望見水烟繚繞的白云山。山前土地平曠，綠油油的麦苗已高过麦壠，到处是自流灌溉的水渠，桃园公社的男女社員們正在忙于田間的农活。

一进这一带村庄，就感覚这里的空气一新，不仅因为这里豁然开朗，土地平曠，屋舍儼然，桃紅柳綠，小桥流水，别有风致，而是因为这里的生产搞的好，春耕春种正在热潮中，男女社員們在耕牛的前后，正播下春季作物的种子，运肥，整地，植树，修路，浇水，看来是极有計划的进行着集体劳动。人們的劳动情緒也是极为旺盛充沛的。

車子在公路上繼續进行，迎面有一整洁的山村，村前桃花盛开，桃林繞村成带，远远望去，村庄里的房舍，象被粉紅色的綢带遮去半截，据司机史同志說，他去年曾来过，这就是有名的尙里村，出产肥桃的地方。

我們同行七人走进村来，覚得这样整洁的村庄，位于山

坳，实在少見，到处是石头瓦房，有一所小学在村子中央，安排的整齐，清洁。我們信步到小学院里，想先进行些訪問，想不到寂靜的院落，空无一人，只見教室外的一面墙壁上，有支援春耕的壁报。待我們走出时，在校門口遇見一位年青的教师，他告訴我們，学校支援春耕生产，現在已放农忙假，年龄較大的学生都回到生产队随队生产，年龄小的上午学习，下午就回家作些輔助劳动。我們問他农村办学的經驗，放农忙假的办法如何？他說这个办法得到农民的普遍称贊，农忙少学，农閑多学，农村办学应該根据这个原則，同时，还要看到当地的具体情况，譬如說这个地区劳动力甚缺，学校为支援生产，农忙假可以适当放长，反之，如果劳力不缺，学校的农忙假期也可短些，总之，农忙假之长短，可因地制宜，上級可不必作硬性規定。我覺得这位出身农村的青年教师，对于教育服务生产的观点很明确，也是一位热爱农业劳动的青年人，他和我們談完話后，就走到村外去从事田間劳作去了。

我們拐进一条北折的小胡同，走进一座短墙小院，迎面来迎的是倘里大队的支書和大队长，这两位三十开外年紀的基层干部，听說我們来訪，特地由田間赶回来，把我們讓到他們的办公室，也可說是招待室，立刻亲热的和我們接談起来。

从他們的談話中知道，沿着这一帶山路前进，縱横四十里內都是桃园公社，倘里村所属的倘里大队，是公社东部的一部分。这一帶是山区丘岭地，若干年代以来，是貧困的山村，因地势較高，是一个缺水的地区，村中人飲水，都是采

用儲存雨水和雪水的办法，每当春旱不雨的季节，不但稼禾枯死，就連人們的飲水，都是跑到十多里以外去挑运，人民生活困頓情况可以想見。支部書記对我說：在旧社会里，外村的大姑娘都不愿嫁到这里来，不但吃不飽，連喝冷水也喝不上。

可是，这些愁云惨霧的阴影，农村里飢餓穷困的往事，已經一去不返了。

支書同志是一个只讀过一年書的农民，現在他已是干过八年支書的共产党員，从解放以后，經过土地改革，初級农业社，高級农业合作社，直到一九五八年成立起人民公社，他一直是不脫离生产的干部，他負責組織生产領导生产，在党的教育和領导下，他是一个生产能手，他說經历过这十多年的光景，倘里大队生产逐年上升，这个山村的面貌大大改变了。

他一面向我們談着解放前后的生活对比，一面引我們走过村北面的石桥。走上一段高坡，眼前便展現出一片艳丽的桃花，这桃花林一层层的順着山势向上伸展，一眼看去，使人有眼花繚乱之感。我定一定神，站在高坡上，对着这村外开曠地带的桃林，看看脚下的平原，眞是沃野千頃，再看看勤劳的社員們，男女相間，笑語相聞，村头桃紅柳綠，鸡鳴树巔，近处流水，潺潺有声，我在高处大有"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騁怀，足以极視听之娛，信可乐也"之慨。

醉人的春风吹拂着，我們游兴更浓，支書作我們的先

导，引我們走进桃林，穿行在夹道欢迎的桃花丛中，使人有一种色彩喧闹的感覚，仿佛那些千树万树的桃花，在春风中蹁躚起舞，又象是在結成一条拥挤的长长的行列，揮舞紅綠繽紛的彩巾，几乎要发出笑声一样的向我們輕盈微笑。大家不由的放慢了脚步，一面欣賞桃林美景，一面听着支書对我們叙說桃林的故事。

肥城的桃子，在封建皇朝时，是年年送到皇帝那里的貢品，是国内的名产，这里的桃子的特点是肥大，甘美，多水；桃熟时，大者每个重一斤五、六两。为供应市場，桃熟六、七成即摘下外运，如得十成熟者，用一麦杆吸吮，一斤多的一个桃子，吸食毕只剩桃皮桃核。鮮美甘飴，可称水果中之上品。支書同志笑着对我們說："欢迎同志們秋季七月間来，可在桃林下招待你們吃大肥桃。"談到这里引得大家几乎流出口水来，不由得发出一陣愉快的笑声。

走上白云山的半腰，桃林尽处，冈出两条水渠，水流甚急，嘩嘩作响，有砖砌水泥为水漕，过一石桥，拾級而上，有一圓形蓄水池，水清澈可見底，有四閘門，供尚里大队山区土地灌溉之用。我們临池留影。时丁香花盛开，清香宜人，低徊花下，同行的歌唱家张瑛同志，国画家于希宁同志，都圍攏在支書同志左右，听他对我們介紹凿通白云山，引水开渠的壯举。1959年，桃园公社决定在白云山之阴，閘河修水庫，用这源源不絕的清水，来灌溉尚里大队的土地。

支書同志引我們走到水源入池处的隧道口，指着那从石洞中噴涌而来的清流，笑着对我們說："这就是我們水利化

的渊泉”。

石洞口上有石碣曰：“群力洞口”。洞两旁还有完成这一创举的过程的記載。我認为这项創举是总路綫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胜利的見証，他們是在三面紅旗的光輝下，創造崭新的生活，走向了日益繁荣富裕的大道。

我們走上洞口的水閘启閉处，看看还有三間整洁的房子，里面除悬着毛主席的画象外，还有去年文教群英会上发給尙里大队的奖旗，这使我記起，尙里大队的生产搞的好，因而业余教育，开展扫盲，除四害講卫生等項工作，开展的成績都很好。

这里証明一个眞理，只有經济发展了，文化教育事业才能得以发展，如果沒有兴修水利，如果尙里大队沒有逐年提高产量，沒有农民更丰足的副业收入，文化教育卫生工作，不可能做好，也不可能持久坚持。

我为这个新兴的农庄歌頌，我为这儿的景色所留恋，我十分喜爱勤劳朴实的社員生活，我覚得这是一次极有意义的旅行，我受到教育和启发；記得少年时期，讀过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記》，曾引起我許多幻想，今天来看了桃园公社的尙里村很自然的又想起那篇抒情优美的古文，不过，今天現实生活中的桃园比之“黃发垂髫，怡然自乐”的桃源中人要可爱的多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們是有社会主义覚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，因为他們是新社会的主人，是新世界的創造者。他們不是与外人間隔的那种“不知有汉，无論魏晉”的現实避难者。

新的时代，新的业績，新的劳动人民，他們正跨着巨大的步伐，开辟着新的历史。尽管他們是平凡的劳动者。

尚里村的桃花，迎着东风含笑，我們在夕阳落山时，和生产大队长，支部書記热情的握别，相約秋季桃熟时再見。

"連續領导一个大队的工作有八年之久的历史，这是他們积累生产經驗，积累領导經驗，取得胜利的很重要的保証条件。"

这样一个念头久久縈繞在我的头脑里。

1961年4月桃花盛开时于济南

种瓜不得瓜

沅　君

秋意越来越浓，瓜果上市的较以前更多。它們的香是多样的，色是多样的，而样样都逗人喜爱。这是自然給予的果实，更是劳动創造的果实。丰硕的劳动果实将使勤于种植，善于种植者得到"种瓜得瓜"的滿足、鼓励；劳动果实也使懶惰者、无知者感到种瓜不得瓜的慚愧、教訓。

在与荒年斗爭中，党号召大种瓜菜。去秋以来，特别是今年交春后，学校的屋旁道边都出現一片片的深綠浅碧。当每天晨光熹微或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宿舍里、校园里总是热热鬧鬧，許多人給瓜菜浇水、施肥、除草。各家的老人、孩子都出动，青壯年更不会袖手旁观。

形势督促我行动起来，更引起我的幻想。在我的心目中，涌現出粗大的玉米棒子、肥嫩的菠菜和油菜等，十多斤重的南瓜竟是"宿昔梦見之"。在我家里寄居的一个亲属，大約是因为地主阶級思想仍很頑强，对种瓜菜頗无兴趣。她認为我們全家都在食堂吃飯，又有照顧，肚里飽飽的，現在也搞起瓜菜来岂不是狗拿耗子。她这种想法也未尝沒有一点似是

而非的实际依据，更主要的是她完全不了解我在追求一个我以为极有意义（实际上不免浮夸）的目标——将收获分給有困难的同志。

我在幻想中終于飄飄然了。好象只要把种子放在土里就是"种瓜"了，此后专等"得瓜"了。打开自己的"經驗"宝庫，确是大有可观：七八岁时，曾同哥哥們种过瓜。瓜吊在大石榴树上，或蹲在茂密的綠叶下，有圓的，有长的，大得出奇，見到的人都夸奖。抗日战爭时期，在粤北岭上种的番茄也是果实累累。……最荒唐的是我竟然把抗战前某一次廚师傅种的絲瓜也写在自己賬上，作为"經驗"之一。幻想与带引号的經驗就这样彼唱此和地互相作用着。

幻想是禁不得实际考驗的。无知的人总归常做蠢事。

当我正为沒有瓜种而惆悵的时候，邻居恰象雪中送炭一样，給我了一包瓜种，有南瓜的，也有絲瓜的。我把八粒南瓜子、六粒絲瓜子埋在屋旁的土窝窝里，等它們萌芽。一天一天过去了，四周后不見芽儿出土。有人說：天还不够暖，不能直接种在地里，要先在盆中育苗。我仿佛得了指路明灯，立卽在盆里种了四棵南瓜，出得滿快，瓜秧也壮。在长出第五个叶子的时候，我喜悅而当心地把它移植在地里，誰想三五天后都死光了。有人給我解释，說移苗不能太晚，要在芽出土后就搬；这样苗比較泼，成活率大。

我把这个先进經驗应用到絲瓜上。在芽儿刚脫壳，两片綠中带黃的嫩叶还象个小夹子时，我就送它們下地。对这两棵瓜秧，我的信心頗大。理由是：搬得早，施不少基肥，土

細水足。这些都是依照內行人的指教来做的。果然，它們下地后活得很好，由两个小叶到三个，四个，五、六个較大的叶子。过些天，想不到意外的变故忽然降临：它們停止生长，叶子失去光潤，不再是翠生生的，茎干傾敧，象醉汉、病人，最后相繼长眠不起。这个变故是怎样来的？人各異說。土壤不好啦，虫子咬根啦，地旁树多，阳光不足啦，肥料中缺少大糞啦，七嘴八舌，大有瞎子摸象的味道。我自己更是莫名其妙。这样一再失敗，竟把种瓜的时期耽誤了，希望只能寄托到下一次。

合計起来，我先后种了十几棵南瓜，八棵絲瓜，可是落得两手空空。我用前次未有的热情爱护它們，澆水、施肥、除草，在瓜秧刚下地的时候，怕太阳毒，它們受不了，用紙罩着。风风雨雨，只怕伤着它們。无可奈何地看着它們死去，我尝到生而不育的媽媽的痛苦滋味。走到內行人的地边，望着他們的瓜菜，枝叶那样旺盛，果实那样肥大，我不禁眼、手、鼻、口俱饞——看了不够，还想摸摸，聞聞，用舌头舐舐。

古詩人苏軾、陆游，都抒写过他們从事田园劳动的情怀。陆詩說："暑耘日炙背，寒耕泥沒脚。……力尽功未見，厥土但如昨；已惟窘糠粞，直恐轉沟壑。"（《讀苏叔党汝州北山杂詩次其韵》。）又說："处处移蔬乘小雨，时时拾砾繞頹垣；江乡地暖根常茂，旱岁虫生叶未繁。"（《种蔬》。）苏詩說："农父告我言，勿使苗（麦苗）叶昌；君欲富餅餌，要須縱牛羊。再拜謝苦言；得飽不敢忘。"（《东坡》。）这里

有未掌握技术时的困难，有种植經驗和对老农指导的感激，从前讀时对这些都不甚在意，現在讀起来便感到亲切有味。

失敗是教訓，也是經驗。无論什么知識，在获得以前，誰在这方面都是无知者。“种瓜得瓜”，其中包括着劳动实践与劳动知識（二者还是不可分离的）；二者不备，种瓜便难得瓜——它可以“苗而不秀”，“秀而不实”，甚且根本不“苗”。

沂河春深

苗得雨

春深了。

沂河两岸的人們，在忙着。有的鋤春苗，有的浇麦田，有的运肥……。

十五年前，在这一带，有一个流行一时的"打蒙阴城"小調。小調的开头是："春天来了，万物都发了青啊……"

这"万物"二字，用得好。春天，的确是万物发青的季节。风吹河开楊柳青。楊柳，第一个发青了。紧接着，村头的楸、榆、椿，河边的青楊，路边的車前草、狗皮草，都一齐发青了，加上一片一片的麦田，构成一个青色世界。青山的影子落在河面上，河水也成为名副其实的"青青的流水"了。此时，当你登上我們家乡西边的旋姑山頂，把两只胳膊展平，就会看見汶河和沂河象两条带子似的鋪在两腋下面，鋪在青色的田野上。

轉眼間，洋槐花开了。这是最惹人喜爱的一种花。它稠得沒有一点空隙，白得耀人眼，香气扑鼻。远处看去，一棵洋槐便象一个大粉团。这时，你如果再站到高处向四面望望，就

会发现在一个青色世界中，又出现了許多小小的白色世界。

家乡的春天，是十分迷人的。記得小时候，非常迷恋春天。每到春天，我們孩子們，愿意在麦壠里打个滾，愿意在太阳傍晌的时候，坐在靜靜的河滩上，听一听从对岸传来的鸡鳴声。当然，我們也有我們的"忙事情"。忙着做柳哨。我們凭着几条短短的柳枝，做出各种各样的小"喇叭"，吱吱鳴鳴，吹出各种各样的調子。

由于半个青年时代和整个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，每当重游旧地，心情总不免要回到当年。有时想起和同伴們种"潮老婆"花时的情景，有时想起在抗战初期学的歌曲……但更时时想起那地复天翻的日子。

在我們的家乡，有許多个春天是不平常的。在那些个春天里，看不見桃杏花开，听不見百鳥啼鳴，所看見的是硝烟紛飞，所听見的是人喊馬叫。1939年春天，日本鬼子占領了沂河两岸；1943年春天，日本鬼子向沂蒙山区大"扫蕩"；1947年春天，蔣介石以沂蒙山区作中心向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……。日寇，烧、杀、搶；蔣匪，烧、杀、搶。多少村庄成瓦砾，多少田园变荒場，尸骨成堆滿山沟，鮮血染紅沂河水。仇恨和灾难，在人民心中燃烧起烈火。日寇对人民是"三光"，蔣匪对人民是"十光"，人民对敌人的回答是："坚决把你消灭光！"听！是歌声，也是呼声："爹爹送儿去参軍，妻子送郎上战場""大家同心合力干啊，赶不走鬼子心不甘哪""前方打蔣軍啊，后方刨蔣根啊""瓜不离秧，孩不离娘，苦难的中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"……。